古學先生文集

上策

へ16
1614
1

へ和16
1614
1-4

論春秋鄭伯克段

荀子性悪

古學先生文集序

古學先生好古也信學道也篤狀貌云爲無一不由於古焉令嗣東涯氏欲傳遺文於無窮謄寫訂正漸成編集其釋經數卷既已

古義堂藏

就鏤平生所著篇章若干
亦將以付諸梨屬序焉
披卷歎其美且告曰學者
將以行道也天有道日月
星辰懸焉地有道山川動
植陳焉道之大非所容以

耳目口舌盡也然云爲文
章道之所貫也則道豈外
乎文哉故古人力學焉今
人亦學焉然古人能進道
而今人之所以不能接踵
者何哉今人之學佔俾也

詞藻也如行路之徒事行飾焉未知進路迷而弗知反者此所以同學而異效也如先生之學知其大相逕庭焉然如此編也此亦似事詞藻者此其所以古

耶將古學亦有然者耶若有少疑于此者然先生發憤忘食樂道甘貧所讀皆古而所行皆古故所著者皆無不涉于古非若世之空事華藻專爲雕琢競鬪

是非謾設城郭者則此文亦可與天之文地之理同趣此豈今之文乎哉今之學乎哉而讀其文雅而正詳而切巧而不鑿淡而不陋雖闔國鉅儒少及其肩

者傳而至韓國被其稱賞吁盛矣哉　立先生之門仰其言行而不知學道之奧故今閲其卷而如啜大羹而聞韶武豈得論其調與味哉僅論先生之所已

爲古學者而爲之序

寶永三年歲次丙戌仲秋

穀旦　參議從三位藤原部光序

古學先生伊藤君碣銘

北村可昌　謹譔

先生諱維楨字源佐號仁齋姓伊藤洛陽人自幼不凡既長好宋儒理性之學後疑宋儒學非聖人正統大學書非孔氏遺書及明鏡止水冲漠無朕等說皆出於老佛直以論孟教授最善講說發揮聖意勸誘學者詳悉審明親切著實如尋常話聽者警動多所奮厲從遊者繼于門其文也思致確實議論湊長不用綺字不見艱澁每一篇出四方爭傳對州醫生齋歸流傳朝鮮慶州府尹見而歎曰旨新文佳不意日

本有斯人其性也寛厚和緩不見憤怒剪徹崖幅於
物無牴無貴賤少長愛而周之雖粗鄙暴悍者一再
相見則未有不薫然而心醉焉家又屢空而處之恬
然未嘗覺其不足也先丁妣孺人憂服朞尋服考府
君喪三年著論孟古義十七卷中庸發揮大學定本
共一卷語孟字義二卷童子問三卷文集三卷詩集
一卷娶緒方氏後娶瀬崎氏五男三女皆能研家學
嫡長胤最明穎善文寛永丁卯七月廿日生寶永乙
酉三月十二日卒年七十九葬于小倉山先塋之次
私諡曰古學先生嗚呼悲哉銘曰

先生高尚　不近利名
洙泗正統　本邦主盟
無一時用　有千載榮
學耶德耶　日月雙明

先府君古學先生行狀

子長胤　謹譔

先君子。諱維楨。字源佐。初名維貞。字源吉。幼名源七。姓伊藤氏。其先世住泉州堺津。高祖道慶。諱某。妣某氏。曾祖了雪。諱某。妣某氏。祖了慶。府君諱長之。妣榎本氏。空心居士。直治之女。久保氏。大原人。某之女。府君本姓長澤氏。居于攝州尼崎。養于曾祖君之家。遂冒伊藤氏。元龜天正間。攝泉二州之間大亂。閭里弗靖。遂遷京師。住近衞南掘河東街。廢著作家。考了室府君。諱長勝。字七右衞門。妣壽玄孺人。里村氏。法眼

玄仲之女也有男三人先君子其長子也寛永四年丁卯秋七月二十日甲申午刻先生生于堀河宅幼而潑沈不競有異常兒甫十一歲就師習句讀初授大學讀治國平天下章謂今世亦有知如許事者邪既而稍屬詩出語不凡衆共嘆異逮十九歲從先考遊琵琶湖賦詩云古來云此水一夜作平湖俗說尤難信世傳詎亦迂百川流不已萬谷滿相扶天下滔滔者應憐異教趨又登園城寺絕頂詩云山行六七里往到杳冥中船遠開開去天長漠漠空嶺環邨落北湖際寺門東男子莫空死請看神禹功皆爲長老

所記時購李延平答問讀之熟復不釋紙爲爛敗自是覃心于伊洛之學專讀性理大全朱子語類等書日夕研磨詣其精奥作無極吟云本未曾生豈又死悠悠蓋壤共吾身有人若問斯心妙無極一圖是箇眞時著心學原論大極論性善論皆在二十八九歲間其所居自揭誠脩二字以自警俄而罹羸疾驚悸弗寧者殆十年所俯首傷几不出門庭左近里人多不識面其所與語者井上養白一人而已時儒學未盛其學焉者專以詞賦記誦爲務而講道學者稀故親舊知識多勸爲醫易售催督甚苛先生耳若不聞

千辛萬苦始得如志附宅於仲弟僦居松下巷讀書間求之于佛老之教嘗修白骨觀法久之而覺山川城郭悉現空想既而悟其非是而醇如也寛文壬寅京師地震遂還家先是有疑於宋儒性理之說乖孔孟之學參伍出入沈吟有年至是怳然自得略就條貫乃謂大學之書非孔氏之遺書及明鏡止水冲漠無朕體用理氣等說皆佛老之緒餘而非聖人之旨始開門戸接延生徒來者輻湊戸屨常滿信者以爲間世偉人疑者以爲陸王餘說先生處乎其間是非毀譽恬而不問專以繼往開來自任時年三十六始

艸定論孟古義及中庸發揮又設同志會掛夫子像于北壁鞠躬致拜退講說經書相規過失又倣許氏月旦評品第人物倡勵生徒或私擬策問以試書生設經史論題以課文月率以爲常延寶癸丑五月京師大火先生遭災僑居于京極大恩寺先是母孺人患膈噎奉養愼至引至三年時細川越中侯幣召以侍養無人辭是歲七月十一日孺人遂終于僑居臨終合掌作禮謝先生孝養之篤視者感涕先生服朞喪是歲越藩大安侯欽其名行將致使幣海物左右言源吉方居母喪甘旨之味悉不肯嘗侯曰獨不有

父在乎乃賜之使供祖考及冬宅成越明年九月十
日了室府君亦卒服闋通前凡四年云及丙辰之歳
服闋十月始開講論語月定三八日自是論孟中庸
三書及覆輪環終而復始旁及易大學近思録等書
教授不倦者四十餘年講必直明主意間述己見務
欲爲學者受用之地而不研究末義述聖賢之言如
述自言從容饜飫不事雜點聽者竦動多所警發名
望日隆達于遠邇搢紳家虛左以待乃至士庶之往
來過京稍有志者不問有學無學莫不願一識其面
一聽其講叩問道要質正疑難虛往實歸莫不歎服

投刺來謁者著録凡三千餘人其教導生徒未嘗設
科條嚴督察而其友教侯國訓化邑里者各成其材
皆爲人所知平日勸學者以明道術達治體爲有用
之實材而戒騖於空文流於記誦雖一不識字之人
告之諄諄反覆唯恐傷其意聽其言各有所得其文
辭理平穩務欲易曉而不事繁文綺語時推宗匠每
一篇出傳播咀嚼人以爲楷又創譯文會以國字換
寫古文與學者復以漢字校其添減順逆之別以諳
文法甚爲初學之弘益貞享中豐之中津僧道香到
都將歸請文先生贈序云自入視之固有儒有佛自

天地視之本無儒無佛吾道師道豈有二乎哉人或
疑其混儒佛於一途後乃云雖釋迦不能離今日之
天地而獨立則自見儒道之不可離焉因此膾炙日
盛流布四遠因對州醫人大塔貞安齎到于朝鮮
國其府使安愼徽甚歎賞以爲其旨趣與古人異
而文辭甚佳日本未聞有若許文攜歸其國都遠元
祿之季遂達
宸聽
宣索其文因兵部大輔藤原貞維朝臣以進士林榮
焉平生未嘗出京邑之外唯南京大坂丹之保津皆

爲門生所招時或一至元祿中因鳥居播磨侯忠救
之欽待到江之水戸者再聽其論說多所歎異爲撰
定其六世祖長源侯元忠墓碑其學專以論語爲主
而孟子次之以爲論語言教而道在其中孟子言道
而教在其中其著古義論語每卷首安最上至極宇
宙第一八字以致崇重之意門生或言其甚駭聽聞
後乃削去嘗言論語孟子爲本經詩書易春秋爲正
經其餘三禮三傳等爲雜經總名之曰羣經而欲爲
作總序天和癸亥稻葉石見侯正休巡察到京爲著
語孟字義既而因長澤純平之請著大學定本專據

古本之敘稍加刊定云格物本非闕也蓋以八者各得其序爲格物訓格爲正以本文所謂誠意者特擧一項爲證其述中庸發揮以喜怒哀樂等四十七字本古樂經之脫簡而非中庸之本文其論鬼神已下亦非本書故斷自此章已下定爲下篇以其辨正甚多名曰發揮其於詩也以爲詩之作皆直敘人情凡悲歡憂樂物情世態皆於是乎寫焉故讀之則待人而恕接物而寬不徒見勸懲黜陟而已也其讀之者皆斷章取義遊戲自在本賦是事也而隨讀者之見識如何而千變萬化不可拘一嘗欲著詩傳擧古人

引詩者于各章之下以見引詩之活法有志而未果其於書也從朱子吳文正之說專取今文以爲古文始出于晉隋之間皆後儒掇拾經傳所引韋昭杜預等闕爲逸書者以成非眞古文也今文則伏生所口授而最可信用也其大禹謨所云人心道心等語本出于荀子解蔽篇而非舜禹授受之本語也而其大要在知夫子黜無爲自化之說而專斷自唐虞以下爲始之意其於易也以爲古者易學自有二家有儒家之易有筮家之易彖象文言專說義理繫辭說卦專言卜筮今日從孔子之敎以易爲義理之書則當

從彖象以見其義。故專據程傳爲主。司馬遷揚雄等諸儒始以十翼爲孔子之作。歐陽永叔陸象山趙南塘等皆疑之。先生亦從其說。以爲彖象之作。蓋先於孔子也。嘗述易凡例乾坤及文言大象等傳。其於春秋也。以爲直書其事。美惡自見。甚斥公羊穀梁穿鑿之說。專據左氏爲說。嘗作經傳通解。節左氏文繫之于經。以明其意。其書未成。先儒甚重獲麟之說。諸說紛紜。先生以爲此公穀二家之脫簡而然。本非大義所繫。左氏所記獲麟之後。尚有二年經。蓋孔子終身續書。以至四月之前。游夏之徒。欲見其爲夫子之所

成。爲記四月己丑一句也。故哀公一篇亦作解。其於禮記也。以爲出于漢儒附會之手。然間多確言。嘗欲彙而錄之。而未果也。其於天道性命之說。皆專就氣爲言。而未嘗說理也。大要以爲天之有元氣。猶人之有元陽也。自是已上。聖人無其說。故易唯言乾元坤元。而未嘗說其所以然之理也。又謂仁義禮智。天下之達道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人之本心也。人苟知擴而充之。則得能成仁義禮智之德。此孟子立教之本旨。而曰達曰充。皆學者受用之方也。惻隱羞惡等四者。至於仁義之端本也。非仁義之端緒也。自漢

已來至於宋周子出始以仁義爲性而四端爲情於是體用內外持敬主靜之說興而擴充存養之方疎矣言天下莫尊於道而教次之性則成道受教之地也勉年述童子問三卷以明其意專述修齊治平之要最備學者受用之功又嘗言聖人因人以立教不立教以驅人又言害於人倫遠於日用無益乎天下國家之治焉者皆謂之邪說皆謂之暴行又言儒者之於王道猶孫吳之於兵盧扁之於醫也人以爲確言凡纂述之書遂旋修改未嘗停手故其書未嘗刊刻門人傳錄亦多異同其於古

人最服范文正公明道先生及許魯齋三人嘗序魯齋心法而刊布之以爲有實德而後實材從之云其爲文專宗唐宋八大家而文選浮靡之習明氏鉤棘之辭皆不取焉在明唯取唐荊川順之歸震川有光王遵巖愼中三家而已其爲詩專祖杜詩以爲詩之聖者嘗受看鶴林玉露詩人玉屑等書又嘗稱桓寬鹽鐵論以爲其論王道合於孟子又謂陸宣公奏議眞西山衍義皆有益於治道性資寬厚和緩人不見其疾言遽色不設城府不修邊幅未嘗爲古怪迂僻矯激之行以取駭異人無少長接之以誠無厭怠之

色及其大義所關雖誘之以萬鍾而不可奪也常好書字而未嘗摸臨法帖每旦晨起先憑几亂書楷艸數紙家人促餐頻頻而始罷率以爲常間遇適意或賦和歌眞率遣興不要巧緻常値天氣明媚之候拉子弟三數輩杖屨倘佯吟詠而歸家本寒薄伏臘難支先生居之泰然儉素自牧不求贏餘非不求往也而不爲求往之計非不避禍也而不爲避禍之謀利害得失一不介懷嘗題壁云天空海闊小茅堂四序悠悠春色長笑殺淵明無卓識北窻何必慕羲皇又遇新正詩云家本十餘口既無尺寸田幸逢大平日

自免米鹽獨道以唐虞準學從鄒魯傳眼前兒女侍萬事醉陶然其囂囂自得之境蓋如此云嘗號仁齋所居堂前有海棠一株因又號棠隱所著論孟古義十七卷中庸發揮大學定本周易乾坤古義各一卷語孟字義二卷童子問三卷文集三卷詩集一卷春秋經傳通解日札極論讀近思錄鈔皆未成書娶緒方氏玄安之女繼娶瀨崎氏豊哲之女子男五人長胤長英長衡長準長堅女三人仲適小見山氏餘未嫁寶永二年乙酉三月十二日丙午未時終于家享年七十有九越望日己酉葬于小倉山二尊院先塋

之側墳高四尺以擬馬鬣云私諡曰古學先生將以乞文于大手以表幽堂是歳八月下澣孝子長胤謹狀

正德丙申將附刻本集時校定一過

古學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序類

送荒川景元赴紀州序
送山卩勝隆序
文武序
送片岡宗純還柳川序
一安家訓序
送浮屠道香師序
送肥州村上生歸鄕序

送木村信甫歸羽州序
雪浪堆詩歌序
送吉田元發序
刻魯齋心法序
贈巖崎元質序
蕉牕餘吟序
和歌四種高妙序
四季倭歌選引

書類

答安東省菴書

答安東省菴書
與片岡宗純書
答蘆田祕書書
答稻毛道迪書
代原永貞與朝鮮國梁宣附官書
代原永貞與朝鮮國尹樂川書
答鼇雲禪師書

記類

敬齋記
小河省宇所藏小紫石壓書記

遊攝州記

卷之二

論類

太極論

性善論

心學原論 幷序

漢文帝除肉刑論

論春秋鄭伯克段

論齊侯使弟年來聘

論堯舜既沒邪說暴行又作 跋附

荀子性惡論

孟子勸諸侯行王道論

論諸葛孔明非王佐之才

解類

父在觀其志章解

智仁勇解

卷之三

辨類

儒醫辨

鵝湖異同辨

春秋制作辨
大學非孔氏遺書辨 語孟字義附刻

說類
仁說
立誠持敬說
洪範九疇說
詩說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說
名稻畱氏子說

銘類
青山石銘 并序
八尾君玄長墓誌銘
龍見院鳥居侯墓碑銘 未刻

贊類
歷代聖賢道統圖贊
炎帝神農氏贊

題跋類
賀知章孝經跋
題白雲集後
題白氏文集後

題源義經圖像
跋張即之書
題德山毛利侯所藏画菊
窻正周伯弜唐詩三體序 并跋
書宣聖十哲像後

卷之四

講義類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章講義
牛山之木全章講義
無或乎王之不智章講義

卷之五

羿之敎人射章講義
仁人心也章講義
拱把之桐梓章講義
無名之指章講義
鈞是人也章講義
仁亦在乎熟章講義
天爵人爵章講義
志學章講義
諸友爲余賀七袠宴集講義

策問類
私擬策問
策問四道
私擬策問十五道
筆記類
同志會筆記四十八條
卷之六
雜著類
同志會籍申約 幷序
同志會式

同志會品題式
書齋私祝
格物訓義
斜几制度
讀諸葛孔明傳
讀宋史道學傳
私試制義會式
讀家禮
辨史記之謬
書良秀事

紀談二條
讀予舊稿
漫筆

古學先生文集目録畢

古學先生文集卷之一

子長胤　編輯

序類

送荒川景元赴紀州序

凡天下之事成最難矣而惟學爲甚學有四難立志難也識眞難也久積累難也遇良師友難也立志以至聖賢爲期識眞以崇正學爲本久積累爲其有大成也遇良師友爲其得造命脉也古之君子所以能成其學者盖其立志不回信道不渝自其始志于學

而及乎出仕中間二十有五年身坐庠舍手披簡編服行乎道德逍遥乎六藝然猶且就正有道咨詢朋友必得其肎綮而後止故至於其成之日如月之恆如日之升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存則道被天下沒則名垂青史昭昭乎至于與日月爭光矣今之君子不然其學也以利而其勤也以名是非之不問當否之不辨聞講而進聽講而退逐隊隨行日幾百迴黜實崇華誇多鬬靡汲汲乎惟人之不知是恐纔得升斗之祿而適平生之欲則六經傳註束之高閣目不過書口不道訓抗顏對客瞋目罵僕揚揚然自以爲莫我若也及乎其末路灰冷與艸木同朽腐則雖欲自悔而不及悲哉而世之爲人之師者亦不知所以教之之術或其有才也斷而小之長者摧焉伸者屈焉不能引而上之反摩其足後世不能成材也宜哉荒川氏之子景元年十六以博學能文名震京師其志將以爲古人之學而不爲今人之爲者也頃嘗被徵辟將有南州之行親戚故舊聞之而有悅者有褒者有惜者有憂者其悅者私景元者也褒者羨景元者也惜者知景元者也憂者愛景元而欲深成之者也其悅且褒之者固人之常情而惜之者

徵辟　古詔召之者曰ㇾ、郡玉舉擢者曰ㇾ

亦未知其實者也但其憂之者豈得非太迂且過慮
者耶夫若景元之才之學固所謂吾家千里駒者也
然而若吾聖門之學與天地合其大與日月合其明
四時不能違其變鬼神不能逃其情收萬物而不遺
會百氏而拔萃浩浩乎其不可量也固匪生質之敏
十數歳之功所能盡焉而九仞之井廢於一尺之不
及焉則豈可不爲之過慮哉且古之人有愛其人則
枚其以賢良稱之者今若景元之學未必及乎古人
而其褒之者非直以賢良稱之則愛景元者之憂至
深也豈不宜哉況乎紀侯之辟子也非愛子之學止

於此焉而求之必也欲俟子勉節學成道隆明治亂
之機審國家之大體寘諸左右備其顧問子其勖哉
然吾聞之紀侯國姓尊長諸侯大藩仁賢好士政治
清明其府吏士皆諄諄然有古良士之風矣子入其
國服習其俗染漸其化則心正身修德器大成必不
至爲都下少年多言浮躁愛爲紛華者之態此足以
慼憂景元者之心也子行矣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
士之仁者而其有德行道藝者必以師事之恭以持
己謙以接物行勿或取侮言勿或召禍勿從衆競進
勿高己矜飾詩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子行矣大要

在乎自務焉而已爾

送山口勝隆序　寛文九年己酉季夏日

時運之來甚至微而盛衰之形亦非區區得失之所能致也蓋國家將治必右文而左武其將亂也必貴武而賤文故周人尚文曆過其數秦人好武傳纔二世尚武之與尚文治亂異驗豈非千萬世國家之明效哉昔在吾朝延天之間文物之盛殆與漢唐肩差非吳蜀元魏之所能及豈不盛乎然今士大夫皆曰日東本尚武之國何用文爲豈其然哉厥後暨乎源平氏起天下初亂禮樂典章日就壞隳及乎元建之

後干戈相尋戰爭不止專任威武蔑棄文教天下之衰極矣茲及昭代海宇載清首敷右文之教兼慕唐宋之政反數百年陷塗炭之民而一旦措之於衽席之安可謂大幸矣而近年已來理學初開人尚實行家誦孔孟戸宗程朱度越前古實萬萬矣但近世士大夫類皆木強不知學其觀讀書者必曰爲學多損人又曰學文則必害於武事而今顧曰非學無以成人非文無以濟武於乎風敎之能移人心也若此可謂膺泰平之昌運基無疆之鴻業其國祚之永年豈可復限量哉在乾文言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猗歟

何幸躬自見之耶山曰君勝隆者大内義隆公七世
裔器度寛洪義不苟容自少小以馳騁射獵爲家以
試鎗飛礮爲業去年春嘗來自武州留止京師都下
有一瞽者知道人也本與君爲僚屬又與余相友善
君嘗介紹此人來臨余廬自後屢相往來講磨無廢
纔半歳餘稍曉句讀又能説義理議論風生坐客皆
服可謂奇士矣夫觀一人之所嚮則知萬人之所嚮
觀萬人之所嚮則知天下之所嚮君武弁之種生不
知學今年既踰四袠始好讀書則知天下兜鍪之士
與君同好者亦幾人哉嗚呼君之學纔止修其身乎

已然足以知天下之所好尚也則君之學豈不亦大
乎勖哉頃又將還武州求敎於余余曰君武人也素
善識武然而君之所識者徒武之事而非武之本請
告之以武之本夫武有本脩身是也脩身有本仁是
也故非仁則無以脩身非脩身則無以能武苟能武
之事而不識武之本焉則必殃其身可不懼哉夫武
所以衛身也然孫臏不免刑徒吳起致亾其軀伍胥
鴟夷於吳江淮陰葅醢於漢庭夫武者所以威敵也
然古戰國之君多至招仇怨殞軀喪國皆不知武之
本故也湯七十里遂倸桀之九有武王三千能勝紂

之億萬漢文恭儉匈奴遣竄尉陀稱臣豈非得其本
之謂哉鄒軻氏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是
也君今讀書雖得知武未嘗不爲文文未嘗不爲武
然於武之本恐未也故於其行聊以此爲贈　寛文
九年己酉閏十月

文式序

作文有儒者之文有文人之文儒者之文者孟荀董
劉韓李歐曾之類是已至於文人之文綴事瑣纖輕
剽浮華不足以登樽俎之間昔吾朱文公嘗校韓子
之書又深好南豐後山之文豈不以其體製之正理

意之到而動循繩墨無一字之散緩乎然則文之爲
文可見而已然世稱好理學者或棄去文字而不理
問之云是不關吾學也嗚呼非言無以達其意非文
無以述其言讀書而不能爲文奚以異乎有其口而
不能言者也故孔子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
文行之不遠惟吾邦學者大抵無能爲文蓋天下之
學必得其門而後入昔人有讀伯夷傳一年便大悟
作文之法者豈非學之要不在於多而貪焉而在於
少而熟耶而世之編文者連篇累牘動至數百千篇
雖家有而人誦之然若崑山之玉不勝其多鄧林之

材及厭其繁記前則遺後渉此則漏彼泛然終莫得其肎綮者是無門也故詮次韓柳以後近儒者之文者三十四篇名曰文式欲使學者先曉其分數而後廣及乎守禦之具苟部曲既整則雖多多益辨可也詎止十萬而已哉

初年甚信程朱最尊大學右諸文可見其槩矣 長胤謹識

送片岡宗純還柳川序

洛陽歷代帝王都而山川風氣秀麗明媚珠翠犀象邐迤街市禮樂文物之盛賢智材藝之富莫之京

故四方遊學之士靡不魚貫輻輳相繼而至東至奧羽西盡隅薩南紀北越山陰海道凡少有才且敏欲業文字者來留止于此不知其幾千人矣然而及觀其治任而歸焉則有空手而歸者矣有拾瓦礫而歸者矣有承敝篋而歸者矣而求其得珠玉以歸者則寥寥矣故吾始焉而悅之旣焉而厭之而最後又思其或有自屹然於流俗之中而潛心聖賢之大業者在于其間矣柳川片岡宗純生以去年春來遊京師嘗舍剌訪于盧子觀其爲人也言語有序進退有度雍容閑雅大非向四方遊學之士比予疑之曰其性

中華

然乎將由其所學乎因款其所學則曰嘗學於同邑
安東省菴先生者而又出其師文十數首而示之執
而閱之則皆出入經術根據義理鑿鑿有意味蘇歎
曰生之可觀者因此而已矣又自憙曰吾前所欲得
而觀之者則此人也而其師省菴又得中華眞儒爲
之師則柳川生之藍田合浦而非假求之洛市焉者
也然而吾又有欲爲生一言之者孔子曰富而可求
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蓋不
求富貴而從吾所好固已難矣吾欲從吾所好而父
兄不我從則奈吾所好何此而不變焉則非實出于

遠裏可考

天性者不能也然而父兄之不從猶可以言解至於
內而宗族外而執友又外而鄉黨州閭羣笑衆譏揶
手反脣非之以爲愚責之以爲狂而不變者則百無
一二今之俗皆知貴醫而不知貴儒其知爲學者亦
皆爲醫之計而已吾嘗十五六歲時好學始有志于
古先聖賢之道然而親戚朋友以儒之不售皆曰爲
醫利矣然吾耳若不聞而不應諫之者不止攻之者
不衰至於親老家貧年長計違而引義據禮益責其
不顧養理屈詞窮而佯應者亦數矣時我從祖來自
播州往而見之拒而不納蓋怒吾之不改業也親戚

從傷解之而後始得見焉愛我愈深者攻我愈力其苦楚之狀猶囚徒之就訊也箠楚在前吏卒在傍迫促訊問不能不應焉然而以吾好學之篤守志之堅而後得到于今矣大凡俗之所尚者在利不在義在勢不在德愛我深者則我讎也生之志學也未必在吾之下而攻生之深也未必在吾之上而以生之學之才又未必爲下喬木而入于幽谷故吾亦不深爲生憂之也生勉之哉今又以疾告歸生之言曰病瘥將復來吾亦欲生之以歸而所聞于其師者敎之於我故於其往不爲之贈而爲之請

一安家訓序

人之於福莫大於有賢子孫而子孫之賢莫大於讀書曉道能承父祖之志然而其爲父祖者亦非必爲之延師招友附授好書使其熟乎耳浹乎心誘掖奬勸習與性成焉則爲之子孫者亦不能自賢焉夫幽蘭芳桂必生深谷仙芝嘉艸必產靈壤則凡爲人之父祖者不可徒望子孫之賢而不豫爲之地也古之君子必有家令家訓等書以貽其後蓋爲此也一日予友一安翁來訪弊廬自出一小卷眎予曰此予爲子孫所著家訓也願請子之一言以揭示卷端而使

子孫有所持循焉予伏讀之其言直其理正鑿鑿乎本於經義出入于道德一一皆從肺腑中流出而大非世之具故事工模擬慕名掠美者比其爲子孫慮可謂至深切矣而人皆知遺金帛田園之爲厚澤而不知遺道義風節之爲厚澤最大且遠實萬萬也然則爲先生之子孫者其爲幸也不亦甚大乎予以爲有是子孫而無是父祖則過在父祖有是父祖而無是子孫則罪在子孫若先生之於子孫其培養訓導之方實出至誠焉則爲先生之子孫者又豈可不知所自顧焉哉其有是父祖有是子孫若蜾蠃之克似若瓜瓞之引蔓縣縣續續流芳繼馨於千載之後也必矣謂爲漢韋長孺楊伯起之流亞可也猗嗟盛歟予之不文平生深絕干請文字而不敢作然而先生之於予年邵交久義不得辭且深嘉先生之志之敎實有合於古人而其餘波亦足以爲世之爲人之父若祖者之模範不自揣其謭劣序而還之先生名元喜姓壺井氏嘗爲肥州郡守屬官素著良吏之名云　貞享元年甲子冬十月

送浮屠道香師序

余少時甚好學忘寢食廢百事唯學之耽不爲名進

亦可考

不爲利務立則見其參于前居則見其逬于席凡至於飲食談笑出入應接野遊郊行望山瞰水暨聆里巷歌謠觀市上戲場觸機隨事舉皆靡非吾進學之地矣自以爲吾性愚魯百不足稱然於好學一事雖聖人亦不敢讓焉其自信之也如此夫愛類於己者而惡異於己者人之同情也無擇親疎遠邇苟聞好學而勤勤而有成焉則注視傾想欽仰嗟歎若聽空谷之足音若在遐荒而逢故人忻忻然有不勝其悅者也雖浮屠醫方異端小術之士有嗜學勤業嶄然特起於衆者心竊慕焉將以引之奚以異視釋道香

師博學不厭遍讀大藏經譚玄理津津如也又湥嚮吾聖人之道自詩書語孟而下至於閩洛諸君子之書靡不涉獵探討講磨切劘以究源委之所自登向所謂嗜學勤業嶄然特起於衆者夫非斯人乎夫非斯人乎近且覺宋儒之說與孔孟之道有差聞予講古學而遠來自豐州質以所疑予爲剖別其紕繆以告之師一聞之便釋然矣因謂世之儒者徒咀嚼宋儒之說而未博涉緇林之書所以不知宋儒之學本自禪來惟我能識吾子辨宋儒之繆實出於不得已而語之詳擇之精指斥疵病抉剔瑕纇昭昭然晰晰

然莫能逃其情乃孔孟之眞傳也從此相得懽甚近
又將歸于豊謂予曰願爲我述一言以示爲學之法
予曰我素寡陋謏聞奚足以爲子之贈然問而不告
非禮也告而不盡非忠也擇之在予詎敢盡言夫自
學者見之固有儒有佛自天地見之本無儒無佛唯
其一道而已所謂道云者即天地之公道而非一人
之所得而私焉雖聖人莫能損益之也今師生在于
天地間焉則當從今日之天地而求焉勿向前求之
勿從後推之捨近而求于遠非善道也厭常而趨于
異非善教也天地之間必有父子有君臣有夫婦有

昆弟有朋友之交晨興而夜寐夏葛而冬裘雖天子
不能革焉雖聖人不能易焉亙古今而準四海根乎
人心而通乎物理是吾所謂一道也雖佛不能離於
今日之天地而獨立焉則可知離於今日之天地而
無所謂道者也師之道吾之道豈有二焉乎哉亦唯
其是而已吾聞佛之教以貪瞋癡三者爲其大戒雖
儒者犯此三戒焉則吾不見其爲君子況於名爲佛
之徒者乎今儒者必欲攻佛而廢之佛者必欲援儒
而一之如虎相攫如牛相觝執戟相鬬固壘相守未
必不相涉此三戒今師之問我我之告師從容和寛

意消氣平問焉而無所挾答焉而無所諱何瞋之有倘使佛聞之必拊掌稱善哉於是乎書

乙丑二月六日　貞享二年

送肥州村上生歸郷序

物各有其用矣苟不適其用焉則雖巧其製雅其貌精緻工妙足悦人意然皆爲無用之長物有猶無也今夫造筆爲可以書字鑄刀爲可以割物舟之用在於乘之以濟險車之用在於駕之以般物筆焉而不可書則非筆刀焉而不可割則非刀而不可濟之舟不可般之車皆所謂無用之長物而不足稱其名矣

実用之学

天下之物皆然夫物之不適其用人猶知其爲長物而至於學之不適其用焉則人視之以爲常而不知異焉斯之謂不知類也又有甚焉者予嘗過市店觀賣糕者必於架上雕木膠粉模其形以爲之標揭就而視之瑩然糕也取而欲噉之則頑然木矣於乎今之講學者奚以異乎此夫學者將以行之苟學而不適用焉則誦數雖多詞章雖富皆無用之長物而至於儒名賈行內荏外厲衒名喪實鮮衣麗服侈侈然揚揚然務傚於俗人者又猶架上之糕瑩然其外木其中而不可得而食焉不免於釣名欺世之罪亦可

哀也哉吁此誠學者之罪也不可以不自責自咎痛艾深懲求於稱學者之名而爲有用之成材焉若夫器既成矣用既具矣有所可大施焉而人不之用則亦任事者之罪也詩曰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在己何怨之有吁學而成其用固難矣而所託得其人益難矣是故兩者相得自古爲罕矣肥陽村上生久從于遊才氣秀乎外志向定乎中嗜學好文鑽研商確勉力不已其志將以有爲也而又得賢主人而事之可謂得自古所罕者矣豈非幸歟豈非幸歟頃將歸于肥陽欲乞余之言以往于也非能言者然而不言今時之弊則古人之學不顯不論學者之陋則聖賢之道不明是瑣瑣小言固不足以爲生之贈然欲生歸以此告語其鄉之小子而樹風聲於西面一方矣故不嫌其言之不文云　貞享三年丙寅六月七日

送木村信甫歸羽州序

古稱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信乎斯言也蓋一則專專則精二則分分則散故學必要於一欲其精也人有五官耳目之相須猶手足之相待瞽者善聽聾者善視合乎一也觀夫世之聾者人以指書空一見便了

亦不蹉一字猶右臂痺者必以左手能書字也然此徒以其見於外者而言若論其專於内者則凡物之撓心者皆從耳目入焉或瞽乎目或聾乎耳焉則内斯專矣瞽者之善聽聾者之善視本由其專於内故也嗚呼人之於學莫難於聞道人而不聞道則雖生猶死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苟得聞至道一聾奚足恤木村信甫遊學京師有年矣忽罹充耳褎然之疾不得與人交談從此杜門掃軌一意以讀書曉道爲務翳除藩開積疑頓祛向也艱而難通者渙然冰釋茫乎難憑者至約甚邇欣欣然怡怡然甚有頓進之機矣昔人有欲求安心而斷其臂者若吾信甫不虧一指不傷一膚而至於如此何其幸也哉何其幸也哉頃將請迓人於其母兄以歸梓里予慁之曰與其聽而不了孰若聾而了了開明吾知子倘不聾其學未必至此行矣子安且樂焉勿以一聾之故爲心累矣 貞享四年丁卯七月廿二日

雪浪堆詩歌序

人之好尚何所定乎哉世趨治平則文事興矣時屬干戈則武備精矣理勢然也予觀方今好事家自南宮墨竹宣和畫鷹張楊剔紅官哥磁窰以至於薛濤

之箋方程之墨瑣瑣文房之具宴閒之器必以漢物爲尚足以卜世之趨治乎矣杉平吉得一研山明戴笠所持來號雪浪堆者蓋取蜀江雪浪西江滿也石底有笠所朱書雪浪堆三字又副以詩卅一幅笠本明國秀才嘗肄舉子業不售來于長崎薙髮爲僧號獨立彼去漢而來於日東無一物之隨惟攜斯石來則必是奇石也其峰吼巉巖瓌奇秀潤實足稱石友之亞也按漢地產怪石者甚多靈璧爲上應石次之將樂又次之其他英州及融州老君洞四川桂川實慶府平江太湖皆產佳石乎非精鑒然據地志靈璧不起峰色如漆間有白細文且靈璧將樂二研山有圖傳于世英州四川桂川等石其所論次大概亦可見但應石老君洞未審其形狀又崑山滇海永安溪中皆生奇石想斯石必是斯地所產也平吉既得之又遍請諸名士爲之歌詩裝爲一卷嗚呼人之好尚繫乎風俗之醇漓焉則平吉之愛斯石豈不足以副冀治者之夙望乎予素不善歌詩故請以爲之序又寓頌願泰平之意云　貞享四年丁卯八月上戊日

○送吉田元發序

古人以家貧親老不祿仕爲不孝然觀夫世之業儒

者類多貧窶不能養親早歲出仕者比比皆然至於其篤信深志負有待之才而以親之故不能肆力於學者最可憫也已蓋欲優於學則不足於孝欲優於孝則有妨於學君子必先孝而後學蓋以外孝別無所謂學者也吉田元發將赴武城亦家貧親老干祿仕者也然非唯元發自憂不能卒業人亦恐其志之不底成予謂不然也由俗學而言之固若其所恤者若由實學而言之此即是學也夫學者將以行之何妨之有昔明道程先生弱冠後從仕學問從此而進又聞金谿陸氏合族而食每輪差子弟掌庫三年象山先生爲後生時適當其職因所學大進蓋道外無物物外無道故君子以事與學爲一但不知學者專以親書冊爲學而不知事即學也故有欲優於孝則妨於學之嫌鄙哉二先生之事其明鑑哉且元發之言曰吾學未成以是干仕進將以欺人也而赧然予深感其言之有合於君子之心而益信其學之有成矣蓋力生於氣氣生於勇勇生於知聦知聦之道其大矣哉其言有可取者故併按焉勉哉

刻魯齋心法序

予於古今人物得三大賢宋明道程先生也范文正

公也元魯齋許先生也觀夫賢者之表表於世焉者博學文章才節行義固不乏其人惟實德爲難蓋有實學而後有實德有實德則實材隨焉於乎學而得實德古今幾人矣若顏曾思孟之大賢固勿論漢唐以還鉅儒碩學歷歷史冊項背相望然於實德則病焉何哉蓋無實學也學有眞有假而假有數種文章也博洽也雜異端也似眞而出於好名者有矣眞而未至流而爲假者有矣其不能成實德也宜矣夫學者將以行之不行不足以爲學也昔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任以天下之重顏子在陋巷輒

問爲邦豈有文章博洽雜異端似眞而出於好名之慕乎哉宜乎其有實德而成實材也而觀春秋戰國之際賢士大夫諸子百家之流其爲學也將以致用非徒爲觀美故眞純踳駁大小淺深舉皆隨其學問之所到略可紀述焉降而至後世文愈熾實愈晦學與德判眞與假淆其間雖有可觀者亦不免於眞而未至流爲假焉惜哉若三先生則不然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文正公爲秀才時詣神祠必祈之曰不爲良相則爲良醫又曰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魯齋先生亦

常自謂學孔子不陳伐宋之謀大非俗儒者流區區文字者比其議論文字雖不免時襲舊套然見其所志所處若此是何等學術何等心膽豈非有實學有實德而有實材者邪予嘗獲朝鮮版本魯齋心法一冊藏焉檢焦太史編明經籍志既不收載又見世所行公全集纔依性理大全書編入錄中語欠載心法一書則知斯書不遍行于中國也久矣予嘗懼斯書稍就澌滅卒弗傳于後乃使門人謄寫一本且加訓點以壽諸梓癸丑京師之火朝鮮本既燬滅焉刻本亦不行于世其版今不知所在故重付諸剞劂氏以

廣其傳冀公之實德實材永赫著于後世而學者亦有所矜式程范二公諸儒先輩表章之詳矣至於魯齋之德之大則世罕識者矣其深知之者唯薛文淸公爲然故節取圭齋歐陽公撰公神道碑暨文淸數語以附載于卷末云

元祿四年辛未元日

贈巖崎元質序

予好學乎吾語子學讀書時亦學不讀書時亦學而後學進矣夫讀書之爲學人皆知之而至於不讀書之爲學則人未之知也苟篤信深思念念在學不爲他事所勝焉則起居動息應事接物遊戲閒談目擊

跬步擧靡非進學之地故曰不讀書時亦學也夫學者所以明乎人倫而以反求於己爲要所謂欛柄入手是也見賢而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攻己之惡而勿攻人之惡昔有一將校畜奴婢十數輩其所使令皆不稱意後將校被罷家居奴婢漸次辭去窘甚動心忍性喜怒自平於是其所使令皆稱其意一無不可者將校因自悟其可不可皆在己而不在奴婢若將校者可謂善反求者也天下本無可賤之人亦無可惡之人寛緩處之可也竢其自新可也詎痛惡焉反求之道其大矣哉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子之質甚美可以爲學苟卽事當物存心反求則己之心自和平而待人亦寛洪天下何樂如之勉哉勿怠

元祿四年辛未二月

蕉窓餘吟序

蕉窓餘吟者吾友那波祐英氏之所輯錄也其平生遊覽會遇簡寄應酬之詩歌皆在暨客座所聞社中傳播凡所關於雅道者雖片言半語皆莫不裒集編摩謹備錄焉其志將以貽之後嗣而揭示其好學之篤於雲仍所慮可謂深矣而其所會輯不論巧拙不事粉澤隨得隨記靡所遺置猶巨賈鋪肆碔砆美玉

金銀鉛錫凡世所珍者無貴無賤棼紛錯雜無所不在其體固叢脞繁冗雖不當於大方之觀然而亦有就此而可取焉者玉藏於璞金混於礦儻若以其璞與礦而棄擲之則必併其眞者而失之明眼者不然不以其外之醜而遺其內之美必也破璞毀礦注心殫力索求之故往往值其眞伯樂恆求騏驥於凡馬之羣明王必求賢者於稠人之中蓋爲此也此予所以深嘉尚斯集也夫詩本於性情故貴眞而不貴乎僞苟不出於眞則雖極奇殫巧要不足觀焉至後世則專求巧麗於字句之間而椎鑿性靈靡爛情眞出

於其所不思居於其所不能而求其得眞者百不得一近世善評詩者莫嚴儀卿劉會孟若也善選詩者莫高廷禮李于鱗若也然皆規規乎巧拙之間而於詩之本則未之論及晉三謝以還至於近世諸大家比比皆然要之古人大有逕庭予故一筆句斷曰剩語焉耳矣飾詞焉耳矣謂其識眞者罕矣人皆知巧之爲巧而不知巧之至巧不在巧而在拙蓋至文不文至巧不巧以巧見巧未爲巧以拙見巧乃是眞巧處三百篇之後淵明少陵之流是已嘗聞紀貫之古之聖於和歌者也每構思鍛意必經二十日成今讀

其所作平淡無味如喫清水又觀其序古今集評隲當時之作曰人心成華焉則紀氏之意亦可概見矣少年慕風華老大厭焉學者眞能識得此意而後可以評焉可以選焉亦可以自賦焉斯集也質而備直而核廣取並蓄旁搜併收隻詞不洩焉則其間必有得眞者矣所患者在識者之難得耳若蕉窓子志行之美記錄之勤則具于諸賢序不竢贅余言故今言其有暗合于古人之意者以贈之蕉窓其別號也

元祿十一年戊寅夏六月

和歌四種高妙序

詩與和歌一源而殊派同情而異用故以和歌之說施之於詩靡所不可以詩之評推之和歌亦然兩者同條共貫一二脗合莫不互相濟用也詩有四種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礙而實通曰理高妙出事意外曰意高妙寫出幾微如清潭見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剝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詩歌之妙無限而不出斯四種四種之妙無盡而同歸於自然高妙自然之妙猶天機之動天葩之麗不用人力不煩雕琢自然不可及三代作者總以此爲其本領一咳一

唾皆成自然之妙相至矣爾後唯釋阿西行壬生二品三家得之其他雖稱作者或合或離乍出乍入均之不能全得其妙也難哉後世唯知有造語之新奇作意之纖巧而不知有自然之妙詩歌皆然意思局促體製猥瑣可謂藝道掃地矣斯集也於四種之妙各任意收取多寡皆從其所有獨至於自然高妙多至若干首學者以是當知古人用心之所在

四季倭歌選引

唐詩尚意興宋詩主義理此唐詩之所以庶幾於三百篇而非宋人之所能髣髴也其於倭歌亦然若柿本太夫紀貫之壬生二品鎌倉右府是已豈後世以纖巧爲妙剽竊爲工用意凡近務事穿鑿者所能夢寐也哉今此選也總取格高調古意直指遠者而專以意興爲主焉若夫淫言媟語浮靡雕績傳朱施粉徒足以供人之翫賞者皆棄而不收雖不免於世之譏笑然識者必有取焉

延寶六年戊午

書類

答安東省菴書

連領累幅教言既荷不遺又欲付僕以聖賢之事業何敢當之何敢當之僕拜書後欲即裁答忽罹微恙荏苒旬月嗣以應接無暇不覺遲留殊睽初志矣夫先王之道禮樂之用爲急而禮之節文最爲難明況非德之與位兼備者決難措議於其間故孔子曰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此乃所謂禮也後之儒者不然第處匹夫而自當有位者之權吾不知其何說其意

必謂吾固有德可以制禮矣又必謂不若此則禮乃
壞矣而不知禮之大本既已缺然矣此非老蘇所謂
亂與僭與散者耶然僕竊自以謂準古酌今自爲一
家之禮焉則可若欲爲天下定其禮則不可此眞僞
公私之辨最不可不察焉若孔子之徒公西赤爲志
子張之徒公明儀爲志則自爲一家之禮而行之者
也若諸家禮範則欲爲天下定其禮而制之者也其
事雖似而其心實霄壤矣來書曰不斟酌則拘泥不
通矣損益則僭踰有罪夫禮固不易損益而弊必易
至拘泥然拘泥不通其罪小矣越禮躐節其罪大矣

不若先以古禮爲之本而至於其不可通者則或減
或闕別用時俗之所宜耳目之所安者臨時參酌之
稍可也苟有好禮之士而欲有爲焉則自有文公家
禮儀禮通解在就此斟酌可也奚以自制爲惟禮經
廣博殆若入海取寶初學之士遽難得通僕嘗欲倣
魏鄭公類次禮採摭上自尚書三禮下至春秋內外
傳暨荀子等書凡一切係於禮者薈萃彙輯立門分
部附以漢唐註疏諸儒論議脉絡相通意義明白使
其前足以有所考後足以有所傳而其損益斟酌自
付之於後學者之自擇焉庶乎當自無僭踰有罪之

失而亦免拘泥不通之病矣然徒有其志而力未能
也天若假我於年方自成一家之書略爲行禮者之
津梁不知能成否乎中間論仕進一段最深嘆服其
曰季氏以得臣孔子門人而自榮焉然未聞召顏子
抑彼知其不可致乎此意甚高然而季桓子遺言召
孔子康子乃召冉求則彼何憚於召顏子蓋顏子具
體聖人無跡之可言故不記及焉耳然學者正要以
此意自養焉又曰仕與醫雖不同而爲生理謀則一
也僕以爲不然士之求仕亦其常焉已爾一陷醫家
者流無復可言焉古之士猶有爲貧而仕者況於今

哀

世乎孔子曰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又曰君臣之義
如之何其廢之蓋聖道之大通於古今周於人倫直
上直下與天地同其流信匪區區曲謹細廉士之所
得而知也自晉人以放縱物外爲達奔走仕途爲汚
專以清談相尚而後之詞人墨客慕傚崇尚斯風到
今不解且世澆實喪聖遠道湮濟世之念不勝其求
進之心道德之實或輸夫功利之末遂不能交孚於
斯民是以世之人皆以隱爲高以顯爲諂以處爲美
以出爲賤雖褒衣博帶自談道德者纔知守其一曲
爲是而不自知怠世之罪爲大矣悲哉三年學不至

於穀古猶不易得也則以學而仕者豈可與世之鬻技求報潔身廢倫者槩而同之乎鄙意如此不知尊意又以爲如何僕近爲諸生略讀周易嘗以謂程傳從孔子而宗義理者也本義從文王周公而主卜筮者也二家皆各有其理而不可相無然而六經皆經夫子之手而爲萬世斯道之權衡焉則本義之理愨實簡當固可自得文王周公之舊然於開物成務之道則不若程傳之該盛浹洽爲直得夫子之心也夫詩當時賢士大夫婦人隷夫之詞耳然及夫子刪述之則自爲至理之書矣春秋魯國之一史耳然及夫

子筆削之則又爲經世要典矣若易固卜筮之書也至夫子作彖繫象文言等傳而返之義理焉則實盡性之書也況大傳明言易有聖人之道四而卜筮居其一焉則豈可專倣卜筮之書看哉故僕於道理則以程傳爲主於文義則以本義爲主兩者並行而庶幾得於先儒歸一之旨矣聞台臺亦嘗講易不知當時講究如何謹茲併附以求正於左右宗純學進否其人甚明敏可喜未敢曰必不爲下喬木而入于幽谷甚慇甚慇濱田整夫氣質沈實議論可聽近欲爲武城之行僕強而止之整夫亦依依不欲捨去將相

共講論爾承貴門甚富英材有當付託斯道者否僕
嘗著意訪詢後生其有志于道者甚少況至可與議
淡造者益尠矣頃一書生來僕語之曰讀書如淘砂
取金必也擇其善者而從之可也蓋自非聖人外必
有一長則有一短若專主一家之說則必先得其短
而遺其長此不可不知也其人不必肎退而謂僕爲
從新建之學者甚可笑語所謂不可與言而與之言
失言實僕之過也大抵非有大氣魄有大力量不爲
言句所轉者決難與論君子之大道也不知何日合
併一處共論平生之所蘊儻若議論文字有可受用

者勿悋示及薰沐以待

右書係中年之作故讀易程傳朱義無所軒
輊然爲程傳直得夫子之心後來定見已漸
矣至於文王周公作易夫子系十翼則先秦
已來諸儒之臆料要不足憑此書中亦從其
說欲識定論須參語孟字義云　長胤謹識

答安東省菴書

僕本州野之鄙人材質譾劣爲世所棄杜門掃軌漠
然度日近歲以來偶有一二同志相共討論特出望
外矣詎意以燕雀之志適與鴻鵠同上冒高明之聽

不虞之譽在僕最當深恥之甚也茲荷遠賜函敎存錄不肖無我之仁樂取之美備顯言詞之表至感至感足以觀度越一世萬萬志同道合古之所罕揚善成美亦今世之所乏僕與臺下平生未有一日之雅何千里神交若合符節耶承喩從今敎翰往來商確今古心期寄之筆札此僕固所深冀也然若僕者學無眞師家無書籍臆度之見詎敢言學徒有進取之意猶無爲己之實倘不鄙我當屢奉簡記就正於有道焉茲及聞盛命稍自覺從前芥蔕已釋然於胸中矣何幸如之承聞明國大儒越中朱先生躬懷不啻

舜水

秦之義來止于長崎臺下忽執弟子禮師事之且不著妻子不恤衣食奉廩祿之半以作留師之計其志道之高行義之潔非不待文王而興者豈能然乎昔者魯齋許公以竇默之薦任于元河洛之道獲賴以不墜焉此雖許公之德使然亦竇公之功也儻若先生之道得大行于茲土則雖後來之化萬萬于今實臺下之力也豈不偉哉豈不偉哉僕嘗聞仙槎著于長崎竊欲摳衣相從于門下然以人子之孝不可航海遠遊遂不果往嗣欲附宗純弟處上狀又深恥文采鄙拙濡滯到于今矣千萬悵惘聞先生近以親藩

之招將赴于武城僕又欲竢侍養有人往從先生於武城不知先生許之否若獲爲僕言之於先生實大幸也至懇至懇大抵此事非有眞實朋友爲之經營決難成就然若臺下素以篤志力行直受鄒魯的傳惟僕欲旨承日月之末光以補旣往之蹉跎無謂我昏妄而舍我幸甚僕姓伊藤名維貞讀書之室名曰誠脩自料兩地千里風不相及恐姓名錯亂迷於尊聽故謹此附聞瞻晤無期不知何日獲一聆謦欬奮宗純弟以疾歸往肅裁以復不勝縷縷幸高明照鑒

與片岡宗純書

去夏所惠書及七月二十五日書皆已達也承貴恙已平復何喜如之大抵病勢漸進者其病深卒疾者其證淺貴體雖似虛怯證其根實淺勿深爲念醫書曰瘦人多火又曰思慮甚則動火賢契素體瘦膚薄短氣少力切欲寡思省慮務調起居僕從秋仲以來舊病相尋綿延不已頃寢復常以故久闕奉狀怨咎怨咎近讀何書成何事大凡初從學者其進易已知學者其進難至於通經能文體段已具者其進尤難僕嘗識善棊者言對國手受一二子者其才已定雖用一生之力亦難進使吾閑居屏處一二月方進一

子僕聞之喜甚得吾所欲言者要賢契於此一討其去路大凡因循苟且學者之大患勇往奮發進德之要路不濯去舊見奚以來新知不能有大疑奚以會大進是故進一步難到千里易請於此處更下一轉語若鄧艾降蜀王濬平吳其計皆數十年間名將智謀士之所不能成而二子一旦決矣豈非向所謂到千里易者邪孟子嘗引成覸顔淵公明儀三段說話與滕文公說吾以是知文公之才實不世出之資而僕於賢契亦然而學者之患多在於以先入之言爲是不知所以自思焉譬則戴褦襶子者惟視前面左右上頭皆不見若卸去之則赫赫天日即在吾目中矣自王侯大人以至布衣韋帶一人必有一箇褦襶子子平生所讀書策平生所守義理平生所務事業平生所得工夫皆爲吾子頭上褦襶子一卸去之然後聖賢眞實之指自相撞著此言唯可與賢契道不可與他人道苟非其人而謾語之則不爲一番理障必笑之以爲異矣若將易書春秋語孟庸學讀去讀來不因註解不論照應從容體驗浹自熟於心焉則其言皆若從吾口出其理皆若從吾心生而諸儒論說皆在其後然後方自知此言之不我欺也勉哉五

經會讀今已及周易衆推僕進講既至坤之文言林
宗孝濱田敬菴屢相會討論每恨賢契不在前所言
文帝除肉刑論已著成併錄一本往承賢契亦嘗具
槀有復示下古人云士別三日刮目相待聞賢契以
明春又來于京師若各爲吳下阿蒙亦可深愧焉

答蘆田祕書書

向蒙示及忌日之議曩時以未查得宋人忌日之例
遲留到于今多罪多罪按杜氏通典古者以甲子爲
忌日竊謂春秋所書某甲子某卒是已若吾夫子以
四月己丑卒則是以己丑爲聖人之忌辰也禮所謂

朔日忌日則歸哭于宗室蓋爲此也若以死之日數
爲忌日則一歲惟有一日豈得屢歸哭于宗室乎信
如公之所疑也蓋以死之日數爲忌日則自晉宋始
通典所謂以周年日數是也愚近考得大明及朝鮮
國忌辰用周年日數甚明矣因想宋朝忌辰亦當若
此偶未查得焉爾適蒙質正所疑因併及此尊意以
爲奈何　延寶五年辛酉季秋仲旬

答稻毛道迪書

昨暮蒙辱光顧得慇渴想甚以爲喜隔宿兼審德履
清福僕常好談殊方山川之形勝艸木地產之異宜

然以人不能詳知之爲恨及聆足下懸河之談亹亹數千言恰如處其地目擊其山川土地何幸如之何幸如之蒙賜土物一壺珍感珍感難以爲謝近日挈玄宣生蒙顧弊廬幸甚

代原永貞與朝鮮國梁宣附官書　延寶六年戊午夏

貴國與日本兩地萬里地脉相絶非唯風馬牛不相及僕姓名固不出里閈雖公之姓號亦未相聞昨公過洛陽不意邂逅於本國寺僧舍茶果手談終日縱談盡歡而歸矣非天錫奇緣殆不至此別後悵然不覺相失以無由繼見依依切切徒增鬱鬱耳因便謹

附數字聊申忱悃俯垂炤鑒間同寮善書人多矣欲因公得其數字故今謹寄唐紙若干幅蒙惠其數字幸甚

代原永貞與朝鮮國尹樂川書　天和二年壬戌十月二日

昨提二三友過本國寺因梁宣附官公介紹幸獲識荊於僧房客舍且辱書賜大字數幅珍感珍感萍水相逢盡是殊域之人詎意以一旦會合交歡盡樂如此子由詩云扇是日本扇風非日本風愚以爲非矣扇既日本扇則風亦日本之風矣聊以日本風五握爲獻敢申鄙忱鑒納爲幸　同上

答鼇雲禪師書

古人有方外之交或以道德或以文辭或以氣槩合或以清節通僕性不修邊幅惟善之取見人之有一善則不啻若渴人之値寒泉也僕雅欽和尚之清德久矣頃幸把道範又辱賜寶箋及傑作一章多謝多謝不意多年瞻仰一旦獲之敢裁寸楮僅此布忱但瑣瑣鄙言不能發誠意一二炤察且錄拙句於紙尾以奉塵高韻蒙施郢斧是幸

記類

敬齋記

余從髫齔既有志于斯道也然困于俗學溺于詩文不得進者亦幾歲哉幸嘗讀延平先生書文公小學書始大感悟於是平生之志沛然莫之能禦焉遂定矣而信之益篤積之益久一旦融然利祿之念功名之志盡得忘于懷矣且自以爲遯世不知而不悔者固學者之常分也聖人豈遠乎哉於是益不自量以斯道爲己任焉而頃又獲敬齋箴讀之深有愜于懷因自謄寫以揭諸齋右起居服習冀益淑身心一若

朱夫子之言焉。繇併名其齋。號爲敬齋。蓋昔人慕其人。則命其名。余雖不敏。慕文公。豈爲僭邪。夫惟敬者仁之則也。仁者善之本也。捨敬則無以見仁。捨仁則無以見性。故苟不從事於持敬。則雖欲求仁。不可得也。吾道之要。其不在於茲乎。然世之儒者。多狥其末而舍其本。守其死法。而遺其活法。固非善讀文公之意者也。蓋六經之學。雖浩博奧妙。若無涯涘。然謂不出於敬之一字可也。易曰。無思也。無爲也。此敬之本也。又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此敬之德也。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此敬之立于內者也。堯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此敬之形于外者也。是故一敬立。而萬德順。君子循之吉。小人悖之凶。一念敬之。鸞翔鳳翥。一念肆之。山崩海沸。其可不敬乎。昔敬自爲敬。仁自爲仁。今知敬即仁也。昔敬自爲敬。天道自爲天道。今知敬即天道也。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君子其可不敬乎哉。於是乎記。

承應二年癸巳三月下寅日

此係先君子二十七歲作。始起艸。粘諸齋壁。改定數番。及其脫稾。殆無復舊字。予幼時常語其用工之甚艱。時甚崇考亭之學。至倣其

齋名不唯命詞之甚苦其探索理奥之勤亦可想見也後來蕩掃舊見一倡明古學亦自箇中來非苟然也　長胤謹識

小河省宇所藏小紫石壓書記

小紫石壓書一枚本豫州郡守某親獲之於海濱與其家臣贈遺惠既三四流轉而後入于小河君之手予視其石紫黑色大纔寸餘前尖後豊面底皆平上起小臺如印鈕然横而視之有波勢層層之紋蓋久曝於沙中爲海潮之所蕩搖然爾其狀皆不煩鑱刻自然天成亦奇石也嗚呼前珍藏者皆徒供掌中之翫未知所以用之及于小河君一獲之便以爲鎭子盖因其所好而得盡物之材也於乎若吾小河君頽然一翁也然雅尊經籍嗜倭詞尤好聚奇書遇於凡故家之弊篋好事之囊餘祕記奥牒殘簡舊牘所未嘗見之書莫不千求乞假謄寫輯錄以藏之於家每如有物而助之者可謂奇士也嗚呼石之爲形質旣奇矣而屢離他人之手而卒歸於小河君之藏益奇矣夫甚好則必得甚嗜則必遇天下之物皆然吾觀夫世之號爲好學者雖研精焦思嘔血皓髮如匡衡之鑿壁如橫浦之立石然而皆爲名而已耳爲利而

已耳謂之眞好學則未也故究其所得或止於詩章
或止於記誦未見其大得古人之祕於千載之後瑣
瑣焉屑屑焉鄙矣哉若夫好學之甚焉則必有奇遇
毎出於其意所需之外若孔子之學琴於師襄問官
於郯子在齊而聞韶適周而問禮及程子之遇治篾
叟而悟易袁先生之見賣醬翁而受學蓋精誠之至
自有若此之應不可謂偶然也莊生所謂旦暮遇之
者豈不信然乎苟好學若小河君之好奇眞且專焉
則其自得之也亦必若有物而助之者也而馴致居
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之盛也必矣其斯之

可謂眞好學也已予竊有感于小河君之好奇故書
以爲贈　貞享元年甲子十月二十三日

遊攝州記

庚午四月六日赴攝州翌午詣高津神祠及四天王
寺觀其規制四天王寺堂宇門廊最爲巨麗龍楹螭
桷金碧焜燿極天下之壯觀寺下居民輻湊殆千餘
家矣而高津神祠甚隘陋纔四五宇而已蓋仁德天
皇吾國之聖主而廏戸皇子縱蘇我馬子之逆崇虔
棄人倫之敎其可議者固多矣然高津神祠其衰如
此而四天王寺其盛如彼崇否顚倒隆替易地孔子

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蓋
小人之所榮乃君子之所恥古今同轍華夷共貫悲
矣哉攝人誇人必以天王寺壯麗雖京師諸刹無有
故聊書此以解其惑云

古學先生文集卷之一終

古學先生文集卷之二

子長胤 編輯

論類

太極論

太極者道之極也道者萬物之所由生也天地得之
以覆載四時得之以錯行日月得之以代明鬼神得
之以詘信常爲陰陽之根而不物於陰陽能作萬物
之主而無形於萬物雖遠包六合之外而不遺一塵
之細能亙古今之久而不離一息之頃是故天地之

大萬物之品太極無不在焉而天地也萬物也亦皆莫不根於太極焉吾觀夫芥子其始以一粒芥子下地則生苗成花乃生數百粒芥子再以數百粒芥子下地則數百粒芥子亦各生數百粒芥子其數百粒芥子即一粒芥子之所分而亦無不各具生生之理此謂天地萬物太極無不在焉其一粒芥子即數百粒芥子之所藏而實生生之理所由出也此謂天地萬物莫不根於太極焉於虖一而爲萬萬而本一分而愈多藏而愈密其理不亦精乎而再求其所以爲一粒芥子者本實無有於是時不可以形名焉不可

以色言焉謂之有則無形謂之無則有理既無有無之可辨復無終始之可議此所謂太極之眞體也謂之道謂之性謂之未發之中謂之造化之樞紐是故太極之妙也無聲無臭不可得而見也其流行之端也有動有靜可得而見也其動也陽之生以爲晝爲暑爲生爲息其靜也陰之生以爲夜爲寒爲死爲消蓋動靜者自然之理勢也太極者所以然之妙也是故動靜相乘陰陽相生不能獨勝不能獨離此爲天地之道此爲萬物之本乎嘗一日坐齋中觀檐霤一滴一止忽得太極動靜之妙蓋天地之間不能動而

不靜不能靜而不動無物不動靜無時不動靜大凡至於然生之故盈虛之數及四體運用禽魚飛潛艸木搖動磨礱旋轉皆無不得夫太極之妙而應於動靜之機焉非引而驗之非借而明之嗚呼深矣哉

承應二年癸巳之歳

此論與下二篇俱系初年之作此篇最其體驗之至者時年二十七壯歳志學鍛煉幾遭而始會獨見非輒立説也此等篇可見矣 長胤謹識

性善論

天地萬物莫貴於我往古來今莫尊於我以天性也故能知其性者自以爲堯舜不知其性者自以爲桀紂自以爲堯舜者無所勸戒而日進于善自以爲桀紂者無所忌憚而日流于惡其可不畏也哉夫性也者天之所命於我善而無惡者也蓋天地之際四旁上下渾渾淪淪充塞通徹莫非是善也故人之性也至明而不汚至粹而不駁至貴而無上至大而無外不爲王者而加焉不爲匹夫而損焉苟能順其性而不害焉則全在我之天既全在我之天則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性豈不貴耶性豈不尊耶夫爲

飛魚躍各得其所性也乘馬服牛各就其用性也父慈子孝各盡其道性也夫倡婦和各得其分性也故聖人品其性以立教順其性以施治是故聖人在位則萬物遂其性聖人不在位則萬物失其性昔堯之治天下也分命羲和以治四時各授其政舜之攝政也乃命禹平水土稷播百穀契敷五教皐陶明五刑伯夷典禮夔典樂益爲虞垂爲共工是故天地以位神人以和鳥獸以若艸木以蕃豈出於性分之外而所能爲乎哉亦率其性而已耳故性天下之所一古今之所同堯舜興則萬民悅焉桀紂興則萬民怨焉

天下之性一也堯舜之德萬世仰焉堯舜之道萬世由焉古今之性同也性之善可知矣其謂惡者誣也謂善惡混者迷也謂無善無惡者昏也性譬猶月也善譬猶月之明也夫謂善者能知月之明者也謂惡者爲雲霧所遮未見月者也謂善惡混者見半陰半晴之月者也謂無善無惡者瞽盲者也自其謂惡者而下皆所見之異而非知性之眞者也而又以道性善者或以爲非或以爲未備嗚呼亦何異夫謂能知月之明者或以爲未知月或以爲論月未備乎哉蓋亦弗思焉耳然有生而善者有生而惡者有敎而能

善者有雖敎而不善者何也嗚呼性之拘於氣習久矣凡自堯舜以至塗人其間相去奚翅千萬然所謂性者未始有異也是以君子自貴天性不敢荒寧知性也小人毎狥物欲自昧天性不知性也可不懼也哉而其知性與否亦必係乎學與不學是故古之聖人獨憂天下後世而不能自已以其天性之可尚而敎之不可無也

此論專究宋朝儒先之精奧系二十八九歲作壯年硏覃如是而後來發揮亦如是　長胤謹識

心學原論 幷序

可考

荀子曰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可以入道門人曰何謂也曰眞積力久則入斯言伊川程子深取之予也嘗著心學原論一篇苟學不至而言者亦求循其言以入道者也故自著此篇以爲楷程君子勿譏焉然於精一之功亦略有得焉若得由此益勵其功上進執中之域則荀子之言亦可驗矣論曰

聖人之學心法也不可以文字言說求焉不可以意度臆想得焉蓋具於心而不假外求出於天而不得他取湛然一性萬理自足夫隆古之久敎法未立典籍未作民情一而風俗自淳道眞全而異說未起上

不待教而導之下不求學而至之於是時雖六經未作而六經之理具在故求六經於六經未作之先則六經之理得焉求六經於六經既作之後則六經之理失焉何也以六經之學本不過求於其具於心而出於天者也其始見於經蓋肇於堯之一言開於舜之四句而用功之密具備於學庸語孟之書焉堯之一言允執其中是也舜之四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其中是也而學庸語孟所謂格致誠正明善誠身博約一貫盡心知性等說皆莫非祖述夫執中精一之旨也蓋執中精一之訓乃萬世道學

之根本準則而學庸語孟之說皆其羽翼權衡也苟出於此則非學也夫中也者性體之本然而萬理之極則也以心言之而不外於天下之物以理名之而不遺於天下之事存乎無方無體而達乎至見至顯該括周遍一以貫之無餘無欠無增無減無形象可覩無方所可指圓則爲規方則爲矩直則中繩平則應準天下之理到乎此而盡矣天下之事到乎此而定矣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乃列聖相傳之符而萬化之所由出也嗚呼中之爲義至矣盡矣雖以天

下之物而不可喩焉雖以天下之辨而不可盡焉子思子始以喜怒哀樂之未發爲中蓋喜怒哀樂之未發非中而中體於是時自若也世之求中者徒知求之事爲應接之間而不知其本於心體之本然也故子思就喜怒哀樂之未發明之淺哉淺哉設若不於是時認所謂中者其孰從知而執之耶然非嘿坐澄心之所能得也亦非麤心浮氣之所能及也蓋人之常情不偏則必倚不及則必過一偏一倚一過一不及斯中體之所以難知而必易失也嗚呼非天下之至精不足以知之非天下之至一亦不足以執之若

大禹之聖猶有假危微精一之訓而能焉則其下者其可不盡心乎夫道心者形而上者也故謂之道人心者形而下者也故謂之人本不可分分而言之者性情之謂而非有兩心也其形而上云者各率其性而不雜以人欲之謂也形而下云者各從其欲而不根於天理之謂也凡目之能視耳之能聽口之知味鼻之聞臭以至於孩提之愛其親及其長而敬其兄各率其性而不雜以人欲者皆謂之道心不由形生者也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鼻之於臭以至於謀功求名就利避害各從其欲而不根於天理者

皆謂之人心。由形生者也。此人心道心之辨也。故盡
其形而上者。而能節形而下者。則其至必見道心。而
不見所謂人心矣。人心即道心也。從其形而下者。而
不及形而上者。則其極必見人心。而不見所謂道心
矣。道心役於人心也。故自道心而見之。則一。自人心
而見之。則二。其始也無有間。而其卒也至於天淵相
懸。而不可反焉。可不畏乎。唯君子之心能定於一。而
亦無人心之雜焉。然而非謂廢情而用性也。蓋七情
之所行。即一性之所用也。凡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
之於味。鼻之於臭。自當天則。而人欲之汚。無以混焉。

此之謂見道心。而不見人心。此之謂人心即道心。所
謂允執其中者是也。其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者。本
就衆人之心而言之。非說君子之心也。蓋衆人之心
人心常行。而道心常隱。常行故人心日危。常隱故道
心日微。此危則彼自微。此長則彼自消。兩者交雜於
方寸間。而迭相爲消長。從是而上爲君子矣。從是而
下爲小人矣。所謂人鬼之關。王覇之界。君子小人之
所分也。所以在上聖猶必用精一之功。嗚呼。道心之
體微而難見。人心之用危而易流。唯精可以識道心
之眞。唯一可以去人心之雜。夫精者不粗之謂。一者

不二之稱省之察之雖一毫人欲之萠莫不之見焉謂之精也克之治之雖一毫人欲之雜莫不之去焉謂之一也精則明一則定精則通一則確精則易一則簡精則靈一則神知至至之可與幾謂之精知終終之可與存義謂之一有不善未嘗不知謂之精知之未嘗復行謂之一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謂之精從心所欲不踰矩謂之一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而不得鬼神將通謂之精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謂之一至精之極見微如顯至一之極持危如安可以見道心之體矣可以御人心之用矣在昔

紀昌學射三年觀虱如車輪大至精之謂也王良御馬涉嶮如平地至一之謂也學者苟非有紀昌之功與王良之材則不能識其妙而造其域也夫聖人之學天下之至難也苟欲任天下之至難者不可以不用天下之至功欲用天下之至功者則非自盡其心不可也自盡其心焉則學者之事畢矣精一之學盡矣然盡心有道必也持其志勿暴其氣則可也葢其志高者其氣必暴其氣暴者忿厲激怒必無從容涵蓄之態於進道必有害觀古之妙曉方技曲藝者必專心致志於此一事不知外好不恤外議優游自得

樂之終身故得能成其業而有其名也蓋自得盡心之道也嗚呼非造方圓於未有規矩之先作平直於未有準繩之先者則不可以當堯之一言也非不待規矩而知方圓不待準繩而知平直者則不可以當舜之四句也而非知規矩準繩而不爲規矩準繩所使者亦不能以知學庸語孟之說而上會堯舜二聖之言也非自盡其心何以能之昔者子思問於孔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眞僞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物疑周其所察聖人病諸蓋心之精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其可不謂之聖乎故自盡其心則無淺不入無遠不到無幽不照無微不通至矣夫復何言

此論之作亦與上篇同時而稍後　長胤謹識

漢文帝除肉刑論

凡物之得失必可徵之久遠而不可以一時究也可驗之四方而不可以一處限也其經久遠而不可改通四方而不可易者乃善之善者也故事定于久而道伸于遠一人之從違不若天下之公議一時之是非不若萬世之定論焉昔在漢文帝感淳于公少女

緹縈之言終廢肉刑易以笞刑其事固淺其慮固近非有夜以繼日坐以待旦之思然而自漢迄今殆二千載因循承襲若出一轍無少變焉則豈非向所謂經久遠而不可改通四方而不可易者耶若夫田賦封建官制服章降自魏晉以迄唐宋一代自有一代之制未有若用笞刑之經久遠不改者也然議者或以輕改先王之典罪文帝愚竊以爲不然夫天下者勢也勢之所在猶水之就下船之從風往其所嚮止其所至雖聖人不能挽而回之先王用肉刑勢也文帝除之亦勢也設使肉刑猶在雖無文帝人必除之

矣獨罪之蓋世淳則事簡事簡則刑寡刑寡則民懼世澆則事多事多則刑繁刑繁則民侮民侮則法不勝其繁吏不勝其煩而天下將無完膚之民雖欲不除豈可得乎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必有本有末本者謂道也末者謂法也道者體也法者用也道以仁行法以義立法或可改而道終不可變焉故善觀聖人者以道而不以法班志載其詔曰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斬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可謂不樂人之有過而開其自新之塗矣是故以法言之則固不能無

蓋於聖人而以道論之則實有合於惟刑之恤之意矣若其凡事必以出於古爲是而以出於今爲非則假使聖人生於今世用於今世亦且莫奈之何請數而言之古者封建後世則郡縣古者井田後世則租調古者車戰後世則騎兵古者地坐後世則椅子古者篆籀後世則隷楷若欲使此等類一一復古則天下騷然雖民力竭而骨朽亦不可成矣譬則療病古者專用鍼熨尠用藥餌若爲醫者曰是古之法而盡廢藥餌獨任鍼熨則其不誤人者未之有也大抵諸儒之論得其末而遺其本泥其跡而失其理作刑之

意未明而聖人之旨已荒矣夫刑之於天下雖不可一日無然非恃以爲治者也苟德足以治天下則雖不刑一人可也奚問其法之疏密昔周成康之間刑措不用殆四十年漢文景之際又斷獄數百幾致刑措設若以漢之薄俗移周之淳風使成康之君在文景之地則其治亦不止於此故兩言決之用肉刑亦治不用肉刑亦治不若不斷支體不刻肌膚而致太平之爲愈也按五刑之名肇見於虞書而未聞其法如何也至於周禮司刑始有墨劓剕宮大辟之目然而虞夏之間未或之聞焉則不當以舜之五刑其名

適同槩而一之也盤庚呂刑皆伏孔所傳而其詞語實爲商周眞書記其事必當得其實而盤庚謂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今觀其大辟下即施以劓刑未有剕宮之刑則知其時五刑之法猶未備也況於舜之時乎呂刑謂苗民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今詳其言肉刑葢頑苗之所爲而爲舜之所除也彰彰然明矣曾謂舜而用之此亦苗爲耳矣足以爲舜也二書所書既已若此則舜典所謂五刑非後世肉刑也必矣其以舜之五刑乃當肉刑是鄭氏之妄而後儒過而信之耳不足爲據也而周

禮大司寇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宮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舜之五刑或是此之類也雖則非是亦未可斥爲苗民虐刑之類也且大司寇刑官之長而司刑其屬官也而大司寇直言五刑而司刑曰五刑之法則是大司寇所説葢其正名而司刑説其用刑之法耳而不容一官而有二名焉則周所謂五刑亦非指肉刑而言之也大抵秦火之餘漢儒之説皆不足考信意者肉刑之制或起於商之叔世但周公循而用之也耳嘗觀聖人之制禮因古而

存者有矣就舊而改者有矣以義而作者有矣隨俗而行者有矣要之皆非以意穿鑿一時撰出者吾疑肉刑亦必是聖人依俗而用之者也不然聖人亦何心哉豈自作意作若刑爲若法耶令人不察皆以爲盡自聖人意中出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周官曰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呂刑又曰刑罰世輕世重若以古今通而論之則三代已前當在平國例而從重三代已後當在新國例而從輕其欲出於三代之後復用肉刑者是欲刑新國從其重也於乎亦不仁矣哉而後之論文帝者多曰帝之去肉刑其意美矣然改先王之典非也斯言亦非也何則文帝之去肉刑其意已美也則改先王之典亦可也改先王之典已非也則去肉刑之心亦非也此是則彼亦是彼非則此亦非安有一事或是或非者耶嗚呼儒者之論道含糊不通多至於此可笑之尤也

論春秋鄭伯克段

春秋王法之權衡也劑量的確尺度明審不爽錙銖不失抄忽詞至簡嚴理極明白蓋其操之也公故其處之也平其居之也寛故其應之也當仁義以爲本忠厚以出之禮義以行之謹嚴以成之重者不爲之

過重輕者不爲之過輕其意蓋欲洗濯夫亂世之濁而輓回乎淳古之盛書曰刑期無刑民協于中此夫子之意也而後之說春秋者以爲隻字單語寓之褒貶日月名爵爲之予奪殆以聖人忠厚經世之典還爲法吏刻深苛密之風不亦謬乎夫聖人之經周遍詳密雖褒貶予奪自存於屬辭比事之間而其意全在反三代之德而初非有意於褒貶予奪之也猶易之排布奇耦發揮剛柔而吉凶悔吝自具於卦爻之間也故以吉凶悔吝求易者易之末也以褒貶予奪求春秋者春秋之末也苟不知此義者不可以讀春

秋焉春秋之爲經有正意有餘意而兩者之中又有四義曰賓主曰輕重曰必誅曰垂戒其正意者夫子之意而餘意則自存於經者也若鄭伯之失敎與段之亂倫在叔段則爲正意在鄭伯則爲餘意若以賓主論之則鄭伯爲主叔段爲賓以輕重論之則叔段爲重鄭伯爲輕而叔段之罪則春秋之必誅而鄭伯之過則春秋之垂戒也經之爲義若是也已其稱鄭伯者何殺國君之介弟不可以稱大夫不可以稱國人穀梁子曰殺世子母弟目君是也其曰克者見段之強驁雋傑於鄭若二君也稱段則見著不弟之罪

不與齒列也皆罪段之辭而於鄭伯自存垂戒之意且無兄之弟與失教之兄其罪孰重孰輕若不致誅於無兄之弟而特加罪於失教之兄則吾知非惟舉法失輕重實啟後世濫刑之途此豈聖人之書乎哉克段之事左氏謂之鄭志恐非也吾意莊公昏弱無斷之人耳未必殘忍果殺之人觀其不勝其母使段放恣則足以見莊公之爲人也而以穎封人之言毋子若故又辱段之餬口於四方焉則可見後猶不忍段也左氏之論亦刻矣哉而治左氏者皆以謂春秋之義微顯闡幽何哉蓋春秋據事直書其義自見若

所謂微顯闡幽者自後人目之非聖人之意也自世衰道微實是實非無所折衷凡世俗所謂是者未必皆是而所謂非者亦未必皆非故聖人揚之抑之予之奪之歸之至當而後止若所謂微顯闡幽者非聖人之意也而若趙盾之事歐陽子全信經而廢傳然三傳皆有明據則不可必非之且聖人之聽獄也先情而後法而其最所深惡者隱慝之惡與今將之心而已此兩者盾皆有之則辭亦不可以常斷之也惟後之學者準盾之事盡解春秋者誤矣

論齊侯使弟年來聘

昔者孔子之作春秋也於災異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後世史臣之著五行志也遇一災異必載事應吾以此知春秋之所以爲春秋而亦覺諸儒之傳春秋者則似史臣之著五行志也而春秋所書非惟災異爲然至於凡列國之會盟戰伐諸侯之即位薨卒內外之送女逆女卿大夫之交聘使節一經之體莫不皆然至於後之說春秋者則字字穿鑿事事牽合殆如解隱語何其謬也嗚呼聖筆之妙猶化工之肖物化工無心造物而物莫不具聖筆無意載理而理莫不備焉無心造物者不可以詞述無意載理者不可以言傳夫不可以詞述者非不可見之顯然焉爾粲然焉爾不可以言傳者非不可知之昭然焉爾斯然焉爾故明者非見其難見之謂而能見其易見之謂也知者非知其難知之謂而能知其易知之謂也易見易知者至理之所存也隱七年齊侯使弟年來聘齊侯者齊僖公也弟年者齊侯母弟也來聘列國之常事也本非有隱義亦非有典故然而自千載之下而觀之齊侯之寵遇母弟陷于偏愛弟年之恃恩狎愛不知自節及當時諸侯不用王命肆相聘問既自隱然于言詞之表故曰聖筆無意載理而理莫不備

焉豈亦非昭然晰然易知者耶夫兄弟之愛天性也誰謂寵遇之過昔象日以殺舜爲事及立爲天子封之有庳猶欲其常常而來也況於弟未爲象而不欲殺已者乎齊侯之愛年也其所宜矣吾故不謂其愛之過而必謂其愛之偏也家有二子一愛一憎愛者必驕而憎者必怨其怨者未必敗家而驕者必亂其家故君子公而不私謂其不可有偏愛也詩曰兄弟既翕和樂且耽齊家之難也夫花蕚之樓大衾之御古以爲美談何齊侯之不思也傳曰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齊侯之謂也

論堯舜既沒邪說暴行又作

予頃私策問諸友曰世所傳諸子百家異端邪說皆聖遠經殘之所致實戰國以來有之上世無有然孟子嘗曰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邪說暴行又作而於文武周公之後又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竊思孟子所謂邪說者必有所指若楊墨之徒是也而以又作二字觀之則邪說之害非啻戰國以來有之實孔子以前既有之非啻孔子以前既有之亦似乎堯舜以前實有之吾不知其如何說豈許行所爲神農

之言漢世所尚黃老之術者本非戰國之間所僞撰焉而上世實有之歟抑上世所謂邪說者非後世諸子百家之類而別有所可擬議之者歟云云而及閱諸友所對多揣量模寫依傍名理而未有明據事實足以取信於後世者焉故又自代諸友爲之擬對究論堯舜以前實有邪說暴行且併及于孔子之聖於是爲最大而生民以來未嘗有之實曰按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春秋左氏傳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說者謂卽上世帝王遺書也而漢孔安國曰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

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可見孔子時三皇五帝之書猶在而三墳言大道五典言常道焉則夫子皆當祖述之而特斷自唐虞以下三皇三帝之書皆在所黜焉者何哉夫聖人之道萬世通行之典也故其道謂之常道其書謂之經典言其當萬世通行也豈常道之外別有所謂大道者乎哉外常道而別有大道焉則可知大道云者便非萬世通行之典矣竊以謂彼所謂大道者則必是虛無恬澹無爲自化之說而非堯舜孔子之所取焉想虛無恬澹無爲自化之說匪柱下漆園剏倡其說蓋自上

世已有之。世所傳黃帝內經者。恐非悉七國時書。又屈子所述。周靈王太子晉之語。迨周廟金人銘。孔父鼎銘。亦往往與其意相符焉。則虛無恬澹。無爲自化之說。自上世已有之。彰彰然明矣。而漆園鄭圃之書。屢屢稱黃帝之名。孟子時楚許行者。爲神農之言。有與民竝耕之說矣。則知自上世別有非堯舜之道。而號神農黃帝之道。相稱述於世者。爲其爲孔子之所黜宜矣。由是推之。則知雖宓犧之學。亦不得爲全與堯舜之道相同。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乃實其有是人也。凡廣成子卞隨務光之流。蓋皆古隱君子。有奇行者。曠代相傳稱焉。則未必無其人也。孟子所謂堯舜孔子以前邪說暴行者。是已。蓋邪說者暴行之本。暴行者邪說之發。有則俱有。非有二也。大凡離於人倫。遠於日用。無益乎天下國家之治焉者。皆謂之邪說。皆謂之暴行。惟堯舜之君在位焉。則天下一家。道德一。而風俗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兄弟弟。忠信和睦之風隆。詭行異論之徒熄。蕩蕩平平。無偏無黨。家自齊。國自治。而天下自平矣。虛無恬澹之說。自無所與。無爲自化之教。自無所倡。是爲中庸之至。是爲王道之極。聖人既沒。世

衰道微異端蠭起邪說竝興敢肆私說無所顧諱以常道爲卑而不足爲以綱常爲近而不加勤家家異道人人殊說先王之道術於是瓦解瓜裂不復統一矣不識道者爲其所眩瞀蔽錮驚以爲至言爲妙道匍匐而從之以爲遠勝於堯舜之道而非周孔之所及悲哉道二邪與正而已矣天下豈有大於常道者乎哉若謂外常道而別有大道焉則其所謂大道者必是邪說也故人倫之外無道仁義之外無敎人之所當務力者人倫而已矣人之所當竭力者仁義而已矣夫天運於上地載於下日月代明四時錯行人

不能爲力於其間在君惟當盡君之道在臣惟當盡臣之道在父惟當盡父之道在子惟當盡子之道人人盡己之道而天下平矣學雖闡天人之祕智雖洞象數之原然無益於人倫無裨於世道者聖人不取焉故孟子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又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向所謂離於人倫遠於日用無益乎天下國家之治焉者皆謂之邪說皆謂之暴行者以其不可與入于堯舜之道也譬諸珍羞異味人多貪饞至於五穀常膳則不知嗜焉然而舍五穀常膳則無可以食也大

凡世之所崇信奉承致恭盡敬而藉藉乎時焉者皆
珍羞異味之類而堯舜孔子之道則五穀常膳也人
雖固不知尊之然亦不能一日舍此而不由焉大矣
哉赫赫皇天篤生孔子旁觀古今歷選羣聖祖述其
當祖述憲章其當憲章雖三皇三帝之書猶在所黜
焉而獨斷自唐虞以下祖述憲章之而後天下萬世
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明而無所迷惑邪説
暴行猶烏葛之於嘉穀自不得與正道相混焉則孔
子之德之學之大其爲如何哉非有若身坐堂上能
辨堂下人之曲直之智則不能也故孟子曰賢於堯

舜遠矣又曰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於其
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嗚呼與天地同其
大與日月同其照超於三皇跨於五帝獨爲天下萬
世帝王臣民之師表者其惟孔子一人爲然非知道
者孰能識之猗與盛哉人以爲邪説暴行皆戰國以
來有之上世無有不然唐虞以前邪説暴行者方堯
舜氏起而退聽畏縮不復出頭孔子以前邪説暴行
者又及于孔子出煙飛霧散不復存跡猶大陽中天
鬼魅狐惑自伏匿而屏息故後世所以不復知上世
自有邪説暴行者蓋爲此故也唯黄老之説遺孼猶

在至漢再熾瞿曇之學自外入冠淩爾跳梁至隋唐始盛迨宋大蹶鉅儒輩出雖爲之痛排深辨不遺餘力然愈撲愈熾愈廢愈興其所以卒不息者爲徒託之空言而無堯舜孔子之德也夫道德盛則議論卑道德衰則議論高議論愈高則離乎道德愈益遠矣故議論之高衰世之極也而其最高者至禪而極故離於人倫遠於日用無益乎天下國家之治焉者亦莫禪爲甚儒者以爲當以議論勝之誤矣苟使吾道德盛焉則彼自退聽將服從之不暇若不是之務焉而徒欲以口舌與彼角衡猶赤手與人鬪相傷俱止

可謂陋矣故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昔者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蓋謂春秋成而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明故亂臣賊子自知其無所逃罪故懼焉非謂讀春秋書而亂臣賊子乃懼是亦學春秋者所當識也故過邪説之術修吾道德爲上策以倫理攻之爲中策辨理之有無寂感爲下策韓歐出中策程朱出下策其得上策者孔孟以後未之或聞也惜哉

元祿元年戊辰仲秋日

學者不可不深知堯舜之道實爲萬世極至之理

而不可易焉又不可不實知孔子之聖生民以來所未嘗有而賢於堯舜遠矣乃斯道之蘊奧學問之至要雖若二事實一理也學者於此未之或得焉則造理雖深講學雖明然不免東西瞑迷認賊爲子其不能於道無差也必矣若後世儒者流爲禪莊者是已可不愼乎哉孟子以來無人能道到者惜哉予去歳秋間嘗爲諸生著此論自以謂詞雖凡近理實根極實有用之文章也雖董之三策韓之原道亦不多讓焉然人無識之者視以爲經生之常談而不復留意於此予深以爲遺憾焉不

敢爲誇言而欺世之無識者也其識道者必能諒諸己己巳閏正月驚蟄前一日仁齋跋

荀子性惡論

荀子以性爲惡其言固偏矣而宋儒深非之然荀子亦戰國間一賢儒宗堯舜尊孔子以衞斯道爲己任未必在楊韓下矣若使荀子之旨如宋儒之所譏焉則荀子乃喪心悖亂癲狂之人焉耳安在其爲賢儒也其言雖固不免爲太偏然亦不爲無一般之見焉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敎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言性敎兩者其功相埒而其致無二一也性者

孟子所謂性善是也知擴而充之可矣敎者孔門所謂學問是也知有所本可矣性緣敎以成其大敎因性以爲其地兩者相須而不可偏廢故論語專以敎爲主而孟子亦以性爲本其言若異而其理則同也若夫知有性而不知有敎則專尙乎一心而不足以治天下若佛氏之流是也知有敎而不知有性則無有所本而道德不過爲後來之漸有若荀子之說是也其意以爲人之爲聖賢爲君子皆敎之功也若悉廢學問獨任其性而不用脩爲之功焉則情縱欲熾其卒必陷乎惡桀紂是也故專知貴敎而以性爲惡

其所著勸學一篇滋味溢口句句可取是其所以雖不免爲太偏然亦有一般之見也彼蓋觀論語專主敎而不言性而遂爲此一偏之說殊不知孔子雖不明言性之善然性善自在其中矣嘗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其以聖人君子望人皆由夫性之善也若使人之性頑冥不靈如犬牛然則雖告之以仁義之美而且無聞知焉藉令百荀子日咻于其側而不能使其入于善惟其善故雖盜賊之至不仁猶且善善惡惡毀之則怒譽之則喜其情之可與爲善也如此

況乎君子之於仁義不啻芻豢之悅我口非性之善
豈能然乎此孟子所以發性善之論而孔子雖不明
言性之善然性善自在其中也然而徒知性之爲善
而不知學以充之則性之善無有於己而不足以盡
夫道故曰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又曰苟失其養
無物不消苟充而又充進而不已則其德之充大不
可得而限量焉可以盡人之性可以盡物之性可以
贊天地之化育豈翅盡己之性之謂而已乎哉此學
問之功之所致而非性分之所能及故曰以直養而
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性之善不可恃焉而學問之

功不可不尚也如此此孟子之學所以性敎兼備而
荀子之論不免爲偏見也或問歐陽子之言曰聖人
之敎人性非所先龜山楊子非之曰人性上不可添
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如何乎應
之曰歐陽子之言卽荀子之識見而龜山之論亦佛
氏之緒餘也若堯之至聖生知安行誠明全盡固匪
區區議論之所能盡也然欽明文思卽盡其性焉者
而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乃德之推也在學者則謂之
擴充之功非性分之所能然蓋已之性有限而天下
之善無窮欲以有限之性而盡無窮之善非學問則

不能也凡物必有所至也有所不至也至於其所至者性也能致於其所不至者非性之力也學問之功亦大矣哉夫孔子之性與堯舜之性固當相近然至於孔子之聖則賢於堯舜遠矣而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則學問之功之大其爲如何哉孔子曰有教無類又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皆言學問敎習之可尊可重而性之美惡不暇乎論也若龜山專知有性而不知有敎者亦可謂誤矣元祿四年秋七月星夕伊藤維楨撰

孟子勸諸侯行王道論

或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遺澤尚存故春秋以尊周爲義至孟子時王靈掃地誰復知有周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孔孟惟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其心未初異也予曰子論甚正矣然於孟子之本旨則未之盡也夫王者本以德而言未必斥位言之吾子之意亦將以廢周天王自踐天子位號令諸侯而後方可此當時辨士猶欲蹈東海而死者豈孟子而爲此邪昔成湯放桀于南巢諸侯大會湯退而就諸侯之位曰天子惟有德者可以處之三讓諸侯皆推讓湯於是即天子之

位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
謂至德也已矣周之德蓋通文王之末武王之初未
伐紂之前而言故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也若
使紂惡不至如後來之貫盈焉則武王猶守臣節如
故而盟津之兵未必觀焉在成湯亦然此王者之心
也其有南巣牧野之事蓋聖人之不幸不得已而行
之者也故孟子每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
稱湯武蓋爲是也齊梁之君若能聽孟子得行王道
而王焉則當尊周之天王已自修方伯職號令諸侯
聘享以時始終無渝臣節矣若天下朝覲者不之周

之天王而之齊梁之君訟獄者不之周之天王而之
齊梁之君謳歌者不謳歌周之天王而謳歌齊梁之
君矣天子亦不自安其位使其卿士持節奉冊禪以天
子位然後不得已而受王命奉周之天王以一侯國
如山陽公酅國公例永使周祀不絶而後之中國踐
天子位焉是王者之心而孟子所謂王道者如此若
不然而曰天命已改遽廢天子以爲庶人已自抗然
敢居天子位是簒也王者不爲何以言之孟子嘗遇
宋牼於石丘牼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説而
罷之楚王不悦我將見秦王説而罷之二王我將有

所遇爲孟子曰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夫天無二日人無二王孟子固嘗誦之今若秦楚之王同悅於仁義則皆俱得王焉然則是人有二王也孟子之言必不爲若此之前後顚倒理不相入也竊謂秦楚之王共不相下各持己逼人以正位號爲先則是非去利懷仁義者乃人有二王也苟秦楚之王信能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則互相推讓年鈞擇賢德鈞以卜而立其可立者已自退然歸其封疆謹修貢職不敢生一毫希覬之心又不敢生一毫忿爭之心終身訢然以自樂不亦可乎非特秦楚之君爲能然擧天下諸侯亦然非必視天命之改否以爲去就之謂也王道之效不其大乎昔者堯薦舜於天二十有八載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不從堯舜之子而從舜與禹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斯之謂三有禮寧我棄天

下而天下不我棄焉而後敢從天下之心此王者之心也若謂天命在我遽登天子之位行天子之事豈其本心乎哉嗚呼王道之義隱于天下久矣雖被服儒者狃世俗之恆見而不識王道之正大故於孟子之言或詆或刺或非或疑之又或得其皮膚而遺其眞髓孟子之旨鬱乎不著於後世也宜矣　元祿四年辛未秋八月初五日

論諸葛孔明非王佐之才

先儒許孔明以王佐之才吾未知其當與否孔明雖專仗信義取強於一時然其所自恃者在力不在德

不知反本唯末之視夫王者以德不以力覇者以力不以德以力不以德故天下皆敵以德不以力故天下無敵孔明廁乎三國鼎立之間專急復漢業而不有意安天下之民夫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非長爲漢氏之物苟可與焉則與之可矣否則唯當安吾民焉耳是王者之心也孔明以罷弊益州之地欲亾魏呑吳削平天下此所謂鄙人與楚人戰者而不明之甚也湯事葛文王事昆夷古有成法誠敬以事之忠信以待之久而不怠焉則彼二國者亦將得懽心不可不我聽也而後鑿斯池築斯城與民休息躬雖已

艶陰平之兵不來漢祚亦以永存於是創業垂統爲
可繼也則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予觀孔明在隆中
自比管仲樂毅則知王道非其好也故出師表曰動
引聖人羣疑滿腹由是觀之其所志所期自可知也
不能爲伊尹周公之業也必矣

解類

父在觀其志章解　與山形宗房

觀者觀其有實於內也志者謂志于善也行者謂循
于禮也蓋人子之孝雖難以一盡然必以立身行道
不失令名爲本故父在必志于善而無放逸之思父
沒一循于禮而無淫瀆之行然後爲能全事親之道
若不然則雖日用三牲之養不得爲孝也此二句即
與祭統所謂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
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
孝子之行也同其語意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者又

夫子所謂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之意蓋道者通行之謂而非可遽改者然人有小才則生有不然其父之意必改其道天下之通患也況乎父有積累之功而子壞隳之者世每有之矣故能奉行父之道不少變改焉可稱孝矣以三年言者蓋過三年以往難言父之道也若其道固終身守之可也中庸又以武王周公爲達孝即與此章意同

智仁勇解

人有大患三曰惑曰憂曰懼斯三者人之大患也惑則以惡爲善以善爲惡以危爲安以安爲危東西易位冠履倒置憂則居安而不知安處常而不知樂天地爲之隘日月爲之短鬱鬱度日戚戚終身懼則知退而不知進知縮而不知伸懦而不立脆而易折與妾婦同趣奴僕同伍民斯爲下矣將何以免之乎孔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智者猶日月之明纖悉畢照是是非非無所不當仁者猶天地之大蕩蕩乎包容含弘物無能礙勇者猶剛風之動颼颼乎拔樹掀屋無遠不屆故能斯三者則可以爲君子可以爲聖人可以獨立乎天下而表表乎萬世之遠

矣故謂之天下之達德蓋智以明之仁以行之勇以斷之非智則莫能進仁勇之德非勇則亦莫能成智仁之德然智而無仁則必鑿焉勇而無仁則必亂焉故仁在於兩者之間而能統兩者之德是其所以次第論之也愚以謂智仁勇之德固大矣然不學以照之則智不智仁不仁勇不勇故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唯學問之功能輔智仁勇之所不及而救偏補弊黜浮剗邪使其自歸于大中至正之域矣大哉君子不可不務學如此然學者好高譚理性而不知學問之功蓋天蓋地如是其大也是近世講學之陋習也蓋性學盛則敎法衰敎法衰則三綱以淪九法以斁至於操心繕性日用常行之間皆不得其所學問之不可不講亦如此或曰經傳每以仁義並稱或以仁義禮智列敘而又有智仁勇之目者何哉曰仁義禮智之稱經也智仁勇之目緯也仁義之稱以配陰陽禮以節文之智以知而不去此天地之大經學問之定目故曰經也智仁勇三者君子之所以成其德也故中庸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論語曰君子之道者三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其曰君子

之道者蓋謂君子由斯三者而行之故曰緯也是其別也

元祿十五年壬午三月上浣

古學先生文集卷之二終

古學先生文集　巻之二